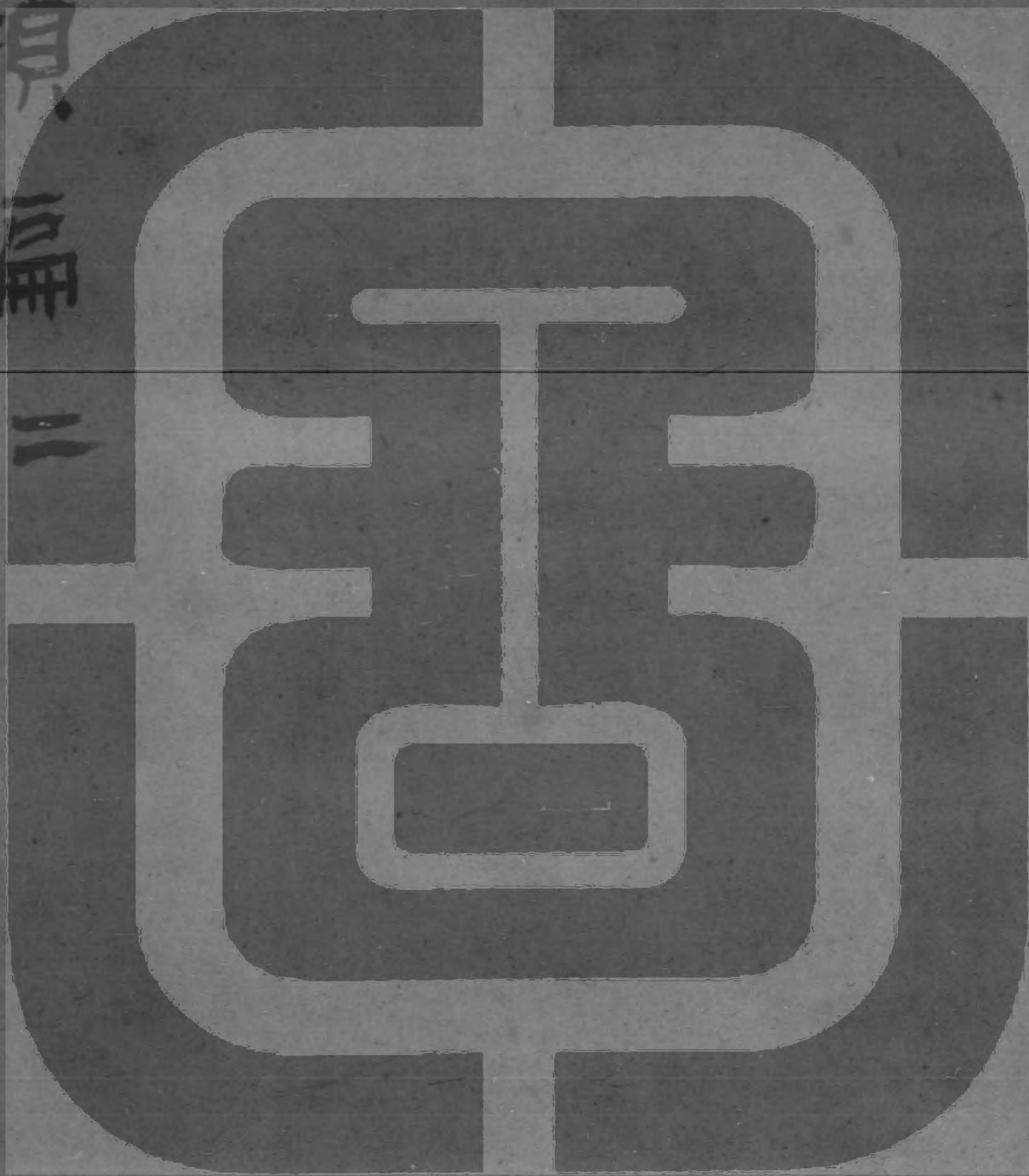


迷聞

類

編

二



共四本

述聞類編卷第四

學校

立學教士

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云學校之可見于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有教有教斯有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棗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養老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蓋制于商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

修而兼用之即內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名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壁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于是四代之學達于天下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尚書大傳曰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八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邱瓊山曰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武帝時仲舒對策曰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于是立學校之官其後復因公孫弘請為博士官置弟子漢以後有太學者實始此文翁為蜀郡守起學宮招下縣子弟為學宮弟子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縣官自文翁始班固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宋

儒謂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椽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序術序之意然鄉里學校人不升于太學而補弟子員者自一項人公卿弟子不養于太學而任子盡隸光祿勳自有四科考試殊塗異方下之心術不一上之考察不精此其失也桓帝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譏汝南南陽又有畫諾坐嘯之謠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皆畏其貶議牢修乃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

郡生徒誹謗朝廷疑亂風俗帝震怒下郡國捕黨人收執膺等辭連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晉成帝咸康中立太學徵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宋文帝立史學玄學文學儒學司馬氏曰天下無二道安有二學哉唐太宗數幸國學增創學舍國學太學四門皆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高麗百濟諸國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邱瓊山曰郡縣有學自北魏獻文時始其生徒有數亦于是時始唐制天下都督府州縣學生徒各因其州縣之大小等第而定其數每歲舉其成者

送之尚書省唐代宗釋奠講經宰相率常參官武臣率
六軍諸將往聽講命內監魚朝恩判國子監事五代時
令監生出光學錢又初補監生者出光學錢一千以備
當監逐年公使宋太宗詔國子監送九經至白鹿洞又
賜石鼓書院敕額真宗賜應天府書院潭州嶽麓書院
額馬貴與曰此宋初所謂四書院也是時未有州縣之
學先有鄉黨之學蓋州縣之學有司奉詔旨所建也故
或作或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
所建也故前規後隨皆務興起後來所至書院尤多其
土田之錫教養之規往往過于州縣學皆仿四書院云

宋仁宗因范仲淹請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于蘇湖
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是務有經義齋治事齋
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
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至是
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為太學法著為令神
宗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
差元豐中大興學校天下學有教授者止五十三員又
于置內舍外舍上舍考試諸生以次遞升程伊川看詳
學校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
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

不考定高下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繇文以專委任厲行
檢以厚風俗朱子學校議曰古之太學主于教人而因
以取士故士來者為義不為利後世學校之設其師之
所以教與弟子所以學者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是以
風俗日壞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
季明太祖未即位之先即建國子學洪武二年詔天下
立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十六年定太學生三等高下
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
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
理俱優者升率性堂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

義仲月試論及詔誥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
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
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
肄業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
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按次取
用又于各門設宣課司收商稅盡以為供給士子之費
典簿掌錢糧掌饌司飲食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有誤
會饌者罰三罰處以極刑蓋養賢之制視前代為加盛
矣 唐開元間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又以
古名将十人為十哲配享正元元年尊太公為武成王

宋慶曆中詔置武學于武成王廟

辛學養老

禮書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馘告也養老必于仲春季春而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無常時雖無常時亦必養老焉按古者天子視學多為養老設自漢以後此禮浸廢而人主幸學或以講經或以釋奠蓋自為一事矣書大傳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在位而功不墮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

習而考于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禮記有虞氏深衣而養老用燕禮夏后氏燕衣而養老用享禮殷人縞衣而養老用食禮周人玄衣而養老兼用虞夏殷之禮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禮書曰天子之于老也其所養者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夫貴冑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若夫司門以其財養之者則死政者之老也古者建國必立三鄉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

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也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為老次者一人為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為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為三老其曰三五者鄭氏謂取象三辰五星也而遂以此為三代之制則誤矣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群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亦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也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凡養老之禮外饗掌割烹

酒正供酒�耦人供食羅氏獻鳩方其養也必先釋奠于先師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且遂發詠焉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則乞言憲行之養著而孝弟之化行矣有司告樂闋王乃命群侯及群吏曰反養老子東序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漢世祖建武初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明帝永平中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氣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

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章帝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安帝元初中詔有司養衰老務存仁恕賑護寡獨宋馬貴與曰漢初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首使人存問賜以束帛酒肉或賜以爵乃古人養于鄉之意而國學養老天子親講之禮至東漢始行之然東漢亦時有下郡縣存問養老之詔此其一也唐高祖武德中幸國學親臨釋奠太宗召天下純儒耆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宋太祖建隆中屢幸國子監太宗端拱初幸國學將出顧見講堂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中又幸召孫奭講堯典說命哲宗元祐中幸國學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明太祖數幸學尊禮師儒賜坐賜茶賜衣幣歷世率循不替

祭祀褒贈先聖先師

周禮大司樂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鄭玄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藻之屬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為先聖夏學則以禹為先聖殷學則以湯為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為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正義曰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奠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古者釋奠或施于山川或施于廟社或施于學山

川廟社之祭不止于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又賈公彥曰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牲幣之證也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此合樂之證聘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獻酬之證也歐陽氏穀城縣夫子廟記云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立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略也故釋菜亡焉而釋奠之禮乃幸存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有尼父之稱此後世追諡孔子之始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此漢以來祀孔子

之始也孔子子孫受封自元帝始孔子謚宣自平帝始
祀孔子七十二子于闕里自安帝始釋奠于太學以顏
淵配自魏正始始也太子釋奠自晉武時始也太子釋
奠舞六佾自南宋文帝始命有司薦享自元魏文成帝
始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頒博士以下及國子諸生以上
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此後
世朔日行禮之始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
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此後世釋奠有
定時之始唐高祖武德中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
一所四時致祭此太學立廟之始太宗貞觀中房玄齡
等請停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之此孔子顏子
定為先聖先師之始貞觀中詔國子監官釋奠祝辭稱
皇帝謹遣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
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于是時始貞觀二十一年
詔以左邱明卜子夏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此後世以
先儒配享之始高宗總章元年追贈顏回太子少師曾
參太子少保並配享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
曾子配享亦始此玄宗開元中始用司業李元瓘議顏
子像侍坐又四科弟子皆為坐像從祀曾子特為坐像
坐十哲之次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十哲為

公侯七十子為伯宋太祖建隆中始詔廟門立戟十六
真宗咸平中追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後改至聖文宣
王封孔子父為齊國公仁宗景祐元年釋奠用登歌至
和二年詔封孔子後為衍聖公神宗元豐中以孟子同
顏子配享荀况楊雄韓愈並從祀封孟子為鄒國公此
孟子配享孔子之始徽宗時始加文宣王冕十二旒服
九章詔躋子思從祀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
圭並用王者之制政和五年詔兗州鄒學孟子廟以樂
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封爵理宗淳祐中
周程張朱五夫子始封爵從祀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

謙伯爵始從祀度宗時始以顏魯思孟配孔子并顯孫
師子十哲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元成宗加孔子號曰
大成仁宗時始以許衡從祀文宗時加封顏子兗國復
聖公魯子邾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
聖公又加封孔子父母封爵封叔梁紇為啟聖王又以
董仲舒從祀孔子明太祖開國之初首黜楊雄之祀洪
武三年更定孔子祭器禮物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
下行釋奠禮郡學長以下詣學行香正統中命祀孔子
樂用八佾禮以三獻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澂
從祀封伯爵弘治中封楊時伯爵從祀嘉靖中詔天下

述聞類編卷第四
學校各建啟聖祠改稱啟聖孔氏又封孟孫激公爵隋
王通宋胡瑗俱從祀隆慶中詔奉孔子為先師易木主
以宋周輔成從祀又以薛瑄從祀萬曆中王守仁陳獻
章胡居仁並從祀孔子五代孔父嘉木金父夷畢氏防
叔伯夏 今並受封

述聞類編卷第四

述聞類編卷第五

文籍

十三經

白虎通云自五經分而樂經亡五經之內分周禮儀禮
禮記為七經七經之外又益以孝經論語為九經以春
秋分三傳為三合孝經論語為一于是有十經焉以六
經加六緯于是有十二經焉以詩易書三禮春秋三傳
加孝經論語孟子爾雅謂之十三經焉 繫辭易有太
極是生兩儀四語邱瓊山謂此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
也先儒以為易者生生之妙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一

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
生六十四伊川所謂加一倍法者一言以蔽之矣范念
德曰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言之則謂
之易自其推變無常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
則謂之道朱子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
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于容民畜衆處因卦
以發蓋其蘊也非獨比一段凡六十四卦皆當以此推
之又曰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
者于言上會得者淺于象上會得者深又曰看易者須
識理象數辭四者又曰易大槩要人恐懼修省按夏易

名連山本炎帝首良殷易名歸藏本黃帝首坤周易本
伏羲義重畫文王為彖辭周公為爻辭孔子為十翼商
瞿子木受學于孔子秦火以下筮不廢惟失說卦三篇
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言易者分而為三一則始于田
何之十三篇以授丁寬再傳而得魯之孟喜齊之梁邱
據二則始于焦延壽而東魯京房受之三則始于費直
而鄭元王弼等皆傳之焦京之學近于讖緯費王之學
主理而略數但其說多雜老莊之言唐孔穎達作正義
獨取王弼之學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舍王陸德明
之釋文則宗京而尚數及宋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出

而後理與象兩明焉 朱子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乎是又曰高宗舊學于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蔡氏曰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按書自孔子刪定後遭秦火百篇亡缺

幸得濟南伏生口授二十九篇謂之今文而傳之者歐陽大小夏侯也其後孔安國得壁中所傳科斗文字定為五十八篇謂之古文而奏立之者梅賾姚興也當時為之傳註者在漢有伏生劉向之輩在隋唐有費昶劉焯之徒至宋之註朱子所取者四家然王安石傷于鑿蘇軾傷于略呂祖謙傷于巧林之奇傷于煩乃以屬九峯蔡氏而書傳有所歸矣 書曰詩言志此萬世言詩之始詩大序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于神明者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張子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謝氏曰古詩即今之歌曲歌曲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不然只為泥章句故也又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按孔子刪詩憫平王之教化不行則以雅為風尊周公之大有勳勞則以風為頌治國先齊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以邠風居十三國之終至漢而說詩者分為四家魯詩始于申培而盛于韋賢齊詩始于袁固而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起于毛公而顯于鄭元嗣後疏之者何胤全

緩輩而惟劉焯兄弟為殊絕宋歐易氏蘇氏諸家皆有訓釋至朱傳出而其說始定蘇子瞻曰孔子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于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禮也程明道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胡安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

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義惟窮理精義于例中見法法外通例者斯得之矣朱子謂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邱瓊山曰春秋只是志在尊王按春秋之作始于魯隱公之元年者蓋以是年為平王東遷之始政教不行于天下也至于獲麟而絕筆者悲道之終不復行也成以九月義有五始至于三傳之作黨同伐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張倉賈誼皆治之杜預為之集解引經明義如子應母厥後疏之者沈文何蘇寬而劉炫尤辨博稱最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胡毋生董仲舒皆習之何休為之註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皆休所作其師戴宏有操矛入室之懼焉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申公瑕邱皆傳之范甯為之集解學不經師竊二傳之緒非通方之理也至後啖助趙匡之解疑每援經以繫傳陸希聲韋長敬之編例每合異以為同迨程伊川胡文定之傳作而聖人作經之意于斯可見矣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張子曰周禮之言誠當但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詛盟之類必非周公之作朱子曰周

禮大綱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于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即瓊山曰周禮六官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記補之宋俞廷椿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寔雜出于五官之屬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邱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為成書吳澂謂冬官未嘗亡地官之文實亡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耳按周禮作于周公至劉歆始著通

其說者杜氏子春也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瀆亂不經之說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合蘇頲濱有三不可信之評胡五峯有無一官完善之論况一壞于王莽再壞于蘇綽三壞于王安石經三大壞而周禮所存無幾矣然隋文帝慕其為王道之極唐太宗嘆其為真聖人作而程張朱子又皆有說焉則亦何敢輕議之邪朱子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義莫不皆然邱瓊山曰儀禮止有士大夫

禮而無所謂天子禮者必合禮記周禮與他書有及于禮者然後成全體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世有欲復古禮者尚有考于斯書按儀禮出于孔壁而后倉最明其業為之註者鄭元為之疏者賈逵也韓子苦其難讀而朱子看得有緒甚善云 朱子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子董子之文最純者莫如二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一節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按禮記中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

呂不韋作王制博士刺經作大戴德小戴勝刪去重複馬氏增以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註今所傳者陳皓之集說也 隋經籍志曰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統會之明其支流雖分本萌于孝者也按孝經倡于河間顏芝而註之者凡百家孔安國尚古文而劉炫宗之鄭元主今文而陸澄譏之唐明皇復取王肅劉劄虞翻韋昭陸澄諸說參考孔鄭舊義為之註刻石太學號石臺孝經至晦菴刊誤出而此書始有準的矣 按論語有齊魯之異張禹兼通魯論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鄭元益以齊古而王肅

何晏之徒宗焉至朱子集註行而諸家皆廢矣 按孟子註于趙岐分為四十四篇而陸善經宗之合為七篇其音釋則有張氏丁公著兩家若夫非孟者荀卿刺孟者王充刪孟者馮休疑孟者溫公而尊孟者虞允文也論語孟子朱子俱有集註并取禮記所載大學中庸章句合為四書 鄭樵曰爾雅出自漢代箋註未行之先蓋憑詩書以作此書爾雅明則百家箋註皆可廢矣按爾雅倡于周公而成于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中道寔微世罕聞之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晉郭景純究心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詁名物昭然具舉其為之疏者則宋邢昺也

二十一史 附諸史

晁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日月而總之于年本于左邱明紀傳者分紀君臣行事之始終蓋本于司馬遷實錄者其名起于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家之法而為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已編年所載于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所載于一人善惡之迹為詳用此言之編年似優又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于披覽獨行于世號為正史 史記漢司馬遷續其父談書朱子稱其書疎爽又曰史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 漢

書後漢班固續司馬遷史記其書未就帝令其妹昭就東觀輯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朱子謂其書密塞而呂東萊謂其書有疎忽處如載文帝建儲詔是也東漢書南宋范曄撰其自序云文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必流然後抽其芬華振其金石此等語亦深得作者之義然朱子謂遷固之史只是計校利害范曄更低三國志晉陳壽撰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才張華尤稱之但其書以正統歸魏殊謬晉書唐房喬等撰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為故總稱御撰朱子謂其書為許敬宗改壞多雜入小

說云宋書梁沈約撰以何天承為主旁采徐爰之說頗多精詳南齊書梁蕭子顯撰其自表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不敢私載梁書陳書唐姚思廉撰卒父察業其書大抵多缺誤後魏書北齊魏收撰其書多諂諱不平世號穢史北齊書唐李百藥續成父德林書其書亦類例不一後周書唐令狐德棻撰其書竟非實錄隋書唐魏徵等撰同修述者顏思古孔穎達也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李淳風獨作南史北史唐李延壽撰司馬光稱為良史但恨其未曾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唐書石晉劉昫等撰宋仁宗以其

是非失實故命歐陽修等刪定之 新唐書宋歐陽修
宋祁范鎮撰朱子謂此書有意于簡略其進表云事則
增于舊文則省其舊新唐書之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
其病正在此二語也 五代史歐陽修撰修以薛居正
史繇穢失寔重加修定晁氏謂其言例皆寓褒貶意或
比其書可繼班固劉向但天文不載變異韓通不為立
傳識者病之 宋遼金三史元脫脫撰先儒謂宋史失
之濫遼史失之紛惟金史簡質 元史明宋濂王禕修
定昔人譏其忌諱不明 漢紀漢荀悅撰辭約事該時
稱佳史 後漢紀袁宏彥伯撰較東京史籍為尤嚴密

稽古錄司馬光編朱子謂其書可備講筵 資治通

鑑司馬光編集光自謂平生精力盡于此書神宗謂其
書賢于荀悅漢紀朱子又稱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云

通鑑紀事本末工部侍郎袁樞撰朱子謂其書錯綜
溫公之書亦國語之流也 資治通鑑綱目朱熹撰大

書者為綱分註者為目綱為經目為傳 續通鑑長編

李燾撰其自序謂此書所纂集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
綜詮次皆有依憑 大事記呂祖謙撰朱子謂其書有

太纖巧處 續後漢書宋蕭常撰以正陳壽帝魏閩蜀
之失 穆天子傳晉太康中汲縣民盜發古冢所得其

體制與起居注同文最奇古惜多缺誤不可讀 汲冢
周書晉太康中汲郡發魏安釐王家所得自共和以上
年世不符頗難定其真偽 史通唐劉知幾撰徐堅深
重之云居史職者宜置座右 華陽國志晉常璩撰十
國紀年劉恕撰南唐書陸游撰北遼遺事史愿撰西域
志玄奘撰昔人分為偽史霸史而南唐書頗有史法

明史

按勝國一代事實所關最大者曰靖難曰復辟曰議禮
曰梃擊紅丸移宮三案至于異端惑衆元輔奪情逆奄
擅權朝紳樹黨廢皇后杖言官此皆有係于家國廢興

可為殷鑒秉筆者所當援春秋之例審定而特書之者
也建文即位四年靖難兵至乃遜去劉璟謂成祖百世
後逃不得一個字信然矣成祖削去建文年號至神宗
乃復史稱盛德其時死節諸臣方希古稱最景清次之
遜國諸臣則有程濟等共二十二人奸黨族屬摘戍者
仁宗放還其開藏書之禁脫建庶人之囚死節諸賢皆
蒙贈卹此英宗之德實主中堯舜之遺志也英宗時也
先入寇王振挾帝親征至土木為寇擄去京師大震大
臣議欲南遷于廷益向衆慟哭請以宋朝事為鑒群議
大息立郟代政是為景泰尊帝為太上皇閱七年上皇

遷京居南宮景帝不豫石亨徐有貞等謀迎上皇復辟有貞遂譖殺于謙英宗嘗向閣臣李賢言及亨等奪門迎駕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幸陛下洪福得成此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未知置陛下于何地帝始悟嘉靖改元命禮部會議興獻王主祀封號尚書毛澄會議得興獻王于皇上為本生父與宋漢安懿王事正相等皇上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為後世法疏入命再議時進士張璁獨以廷議為非上疏迎合帝意帝大喜亟下所司議聞楊廷和力請從初議帝此時已俯

從廷議矣主事桂萼上言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當考母興獻帝后帝即超擢璁卒違初議稱孝宗帝后曰皇伯考伯母興獻帝后曰皇考母詔諭天下罪議禮諸臣以廷和為首編氓毛澄等罪各有差神宗寵鄭妃太子恭妃所生也妃無寵太子既立忽有投匿名文字于各署者大約立鄭妃欲危太子事于是捕妖書甚急萬曆四十三年有男子持棍闖入東宮打傷守門內官被執提訊犯名張差刑部定為風顛王之案陸大受等請窮其事好事者事多涉鄭國泰且侵貴妃上乃親諭百官無得借此離間父子太子亦言我父子何等

親愛外廷妄生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我為不孝之子
遂止決張差科臣徐紹言臺臣韓浚因論王之寀等妄
生事端削籍天啟時魏光緒又為王陸申寃擢用復論
梃擊一案及移宮紅丸事並詆方從哲和者日起光宗
即位李選侍以女婢進上上不豫內侍崔文昇進通利
之劑更劇楊漣首參之踰日閣臣方從哲奏鴻臚寺丞
李可灼自云其藥為仙丹上命宣朕視可灼進紅丸是
夜上崩時中外以可灼下劫劑恐有別情從哲仍票旨
賞可灼御史王安舜等論可灼并及從哲孫慎行等參
從哲弑逆科臣魏大中上言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

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遯之張差不明方從哲等之罪
不參之三案不定不悉先後彈駁紛紛不已光宗崩熹
宗即位皇長子御慈慶宮李選侍猶在乾清宮左光斗
楊漣奏請立刻移宮選侍乃移宮天啟改元李進中等
流言選侍失所謂當事者處之太過御史賈繼春又以
上逼選侍移宮自經皇妹入井暗揭于內閣周朝瑞等
劾之楊漣具論移宮始末後張問達汪應蛟疏論乃定
憲宗佞佛逃軍李孜省以符水得幸掌通政司僧繼曉
以淫貪誑楚府事敗匿京師黃緣入禁中得售其術尊
為善世毀民居建佛寺林俊等極諫俱杖謫此異端惑

衆也神宗時張江陵柄政丁艱不去位趙用賢鄒元標等攻居正忘父貪位俱杖謫此元輔奪情也所謂逆奄擅權者憲宗寵任汪直勢傾一時英宗寵任王振蒙塵萬里武宗任劉瑾等聚黨八人至天啟時魏忠賢恣行不軌借梃擊移宮紅丸三案羅織諸家殘殺殆盡所謂朝紳樹黨者神宗時顧憲成講學東林鄒元標等咸附之沈一貫等遂立浙黨忠賢用事崔呈秀等陰受黨人姓名如天鑒錄等忠賢奉為聖書次第謀害天鑒錄者首列東林葉向高等次列東林之黨孫鼎相等共百餘人又列真心為國不附東林顧秉謙等三百餘人又有

同志錄點將錄皆東林姓名也先輩論東林諸賢謂其始也以君子而悞收小人其既也遂致合小人而力陷君子斯論定論矣按明朝裨史如吾學徵吾諸編憲章傳信諸錄獻徵世法諸賢琳瑯史料烏程史槩皆修明史者所可取而參攷者也

子書

荀子趙荀况撰朱子曰荀子言性惡禮偽大要不知所自來而其失亦互相資也又曰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 董子漢董仲舒撰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又曰仲舒資質純良摸

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 賈誼新書
漢賈誼撰其言出入大載多經世要務 楊子法言漢
楊雄撰以象論語太玄亦雄撰以準易晁氏曰楊子作
太玄當時已謂其艱深朱子曰雄之學似出于老子推
其未見道多不成言語處又曰焦延壽易不成物事今
人論其推卦氣不好是以取太玄不知太玄都是學延
壽又曰太玄書甚拙歲是方底物事以三數乘之皆算
不著 中論後漢徐幹偉長撰其說長于論治 論衡
後漢王充撰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蔡邕秘之而黃
氏日抄亦多節取 孔叢子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

言行之書或稱孔鮒撰朱子曰此書乃所註之人偽作

又曰此書鄙陋甚

文中子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師

之語為是書程子曰此書粹處殆非荀楊所及朱子曰

文中子書或粧點使人難言 呂氏春秋秦呂不韋撰

其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懸千金于咸陽門無增損

一字者 春秋孫露董仲舒撰其言博極閎深悉本春

秋 昌言後漢仲長孺撰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 老

子道德經李耳撰授闕尹喜太史公曰河上老人通老

子再傳而至蓋公即齊相曹參師也朱子曰老子之學

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又曰為天

下谿為天下谷谿谷者卑處也他只是要在卑處讓人在高處只是他放出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治兵以無事取天下子房之術全是如此老子之學多流于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列子鄭列禦寇撰學本于黃老清虛無為務崇不競朱子謂其書平淡疎曠又謂其剽掠儒墨 墨子宋墨翟撰以貴儉兼愛尊貴右鬼非命上同為說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墨子尤矯偽不近人情 莊子莊周撰蘇子曰史記莊子與梁惠齊宣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歸于黃老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

抵皆寓言也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 管子劉向所定世稱管仲撰朱子曰管子之書雜彼以功業著者未必著書如弟子職之篇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不應管子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 韓子韓非撰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于名寔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覈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朱子曰要而言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申子申不害撰 尹子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約學黃老而雜申韓 鬼谷子鬼谷先生撰 淮南子漢淮南王安撰安

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書號曰鴻烈鴻
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 抱朴子晉葛洪撰
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名曰內篇 按漢藝文志分諸
子為儒家法家道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以上諸子
皆藝文志所載也朱子又論韓子曰退之亦近世豪傑
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得許多見
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
楊擇言不精語言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
能斷得如此分明又曰孟子後荀楊淺不濟得事只有
王通韓愈好又不全論歐易子曰公平時讀書大概只

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
上做工夫論蘇子曰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
道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又
曰蘇氏之文多穿鑿附會之巧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
在安石下若東坡初年得用其患未必不甚于安石也

集 附詩學

晁氏集序云昔屈原作離騷雖詭譎不槩諸聖而英辨
藻思閎麗演迤發于忠正蔚然為百代辭章之祖自後
綴文者接踵于道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故別而聚之
命之為集蓋其源起于東京而極于唐嗚呼盛矣 漢

藝文志傳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司馬相如枚乘揚子雲競為侈麗闕行之辭沒其風諭之義是以子雲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 離騷屈原所作朱元晦為之註宋玉以下曰續離騷 漢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纂東坡謂其拙于文而陋于識又謂文選註必推李善五臣乃俚儒之荒陋者 東西

漢文類唐柳宗元編 文心雕龍晉劉勰編晁氏曰勰著書垂世自謂嘗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亦不淺 晉代名臣文集洪氏言得諸故麓中所載凡十四家其文頗有東方朔客難劉孝標絕交論之體內有張敏者文更新媚 玉臺新詠陳徐陵所集皆文選所棄者自陳後主隋煬帝至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其文不脫脂粉雅人莊士見之廢卷 文苑英華唐李昉等集 唐文粹姚鉉編好事者于縣建樓貯之官屬皆遣吏鈔寫吏苦之至以火焚其樓按塵史云予嘗見唐張登文集權文公為序極道其寄別懷人諸賦意有所

激鏘然玉振然文粹並不編載乃知姚亦有所未及見者唐百家詩選宋敏求纂王介甫更為去取曰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然當時李杜韓諸詩皆不在選意介甫于顯然在人者固不待選歟才調集後蜀韋穀集唐人詩瑤池新集唐蔡省風集唐世能詩婦人李秀蘭至程長文二十三人詩竹間集蜀歐陽炯作序稱衛尉字弘基者所集其詞自溫飛卿而下十八人馬貴與曰此近代倚聲填詞之祖也宋文海江佃集凡三十八門晁氏以為雖該博而去取無法宋詩選曾慥編所以續荆公之詩選而鑒識不高陸放翁以疵中興

間氣集謂相甲乙非虛語江西詩派續派呂居仁編

居仁自言其詩傳派江西作宗派圖自豫章黃山谷以

降至陳師道等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

豫章云宋文鑑呂祖謙編朱子嘗曰此書篇篇有意

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間非選粹

比也名臣奏議宋趙汝愚編其自序云自慶曆元祐

至熙寧紹聖國家治亂言路通塞于茲可鑒文章正

宗真西山編其目凡四曰辭令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

其自序云此書以明義理為主其體近乎古而指近乎

經按五言詩始于蘇武李陵七言詩始于柏梁晉魏

之間歌功頌德之作宗廟郊社宴享軍旅之什被之管絃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或長短句皆謂之樂府又有抒寫胸臆不必律之樂者曰歌行其童謠民諺不能定其何體曰雜體沈宋始為律體太白諷時之作托諸古風元白倡和之章謂之新樂府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號稱中興而沈宋之體別出焉李杜繼之因陳子昂而變韓因李杜又變 建安

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瑤應瑒劉楨其詩猶有三百篇遺意嗣後乃得淵明焉朱子曰淵明詩平淡出于自然又曰淵明詩儘豪放但豪放得不覺耳 唐書云魏建安迄後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宋之間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 朱子曰李太白詩從容于法度之中蓋聖于詩者也古風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之尊慕子昂如此 杜子美詩渾涵茫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元微之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然朱子謂子美以前詩甚佳夔州

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 朱子曰李杜詩本于文選作
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
黃以次諸家詩又曰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
再變楊大年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意思至歐公早
漸漸欲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
枯淡中有意思也 按詩詞至元而靡濫以極明初莫
盛于吳下猶未盡脫元格嗣後王汝玉輩以清雅勝一
洗從前塵垢他若錢唐瞿宗吉組織工麗亦溫飛卿之
流也黃巖許廷慎有小杜之稱姑蘇沈周出入宋元信
陽何景明追踪漢魏蓋明詩盛于國初而莫衰于宣正
至弘治而西涯倡之崆峒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孰
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類書

唐志云類書在前者有黃覽類苑華林遍略等六家然
皆不存北齊祖珽編集修文殿御覽當為古今類書之
首隋虞世南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名北堂書鈔又
嘗奉命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皆偶儷句至五代時行
于民間村墅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冊之謂云唐歐
陽詢與令狐德棻等同修藝文類集一百卷分門類事
兼採前世賦詩銘頌文章附于逐目之後張說類集事

要以教諸王名初學記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詞賦
制文採用者各以門目類萃名六帖宋孔傳又纂後六
帖陸贄備舉文言四百五十餘門論者謂大類六帖而
文辭過之大平興國中李昉等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
類聚諸書參繹條次纂修成書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
周賜名太平御覽宋真宗時命錢惟演等編修君臣事
跡惟取六經子史不錄小說雜書賜名冊府元龜天聖
中晏殊等受詔取此書掇其要者分類百十五門名太
和殿御覽宋皮文燦祖述鹿門家鈔分類事為詩而註
釋之凡五十卷宋晏殊為類要六十五卷魯南豐序之

謂其于六藝諸子百家之言皆搜尋抽繹而終于三才
兩漢博聞凡二十卷或以為宋楊侃摘註好事者黃氏
魯曾刻此書以為讀漢書者之啟鑰宋吳俶事類賦三
十卷袁穀類韻題選以韻類事纂集頗精要馬永編古
今殊異名號如銅馬帝無愁天子之類名異號錄文彪
增廣其書名曰賓實錄唐仲友無書不覽著帝王經世
圖譜于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焉洪邁輯經子左
史西漢諸書法語後漢三國晉書南史諸書精語錦繡
萬花谷無名氏作陳氏序云門類無倫理序文亦拙事
文類聚都穆編其自序云自羲皇至我宋各循世代之

次紀事而必提其要纂文則必拔其尤合璧事類宋謝
維新編別以標題配以合璧如天事類則張彥倚蓋日
事類則赤烏精白駒隙皆若合璧然昔人謂其類而得
其備備而得其要翰墨全書元劉應季編一切上書封
事奏對表箋以至家書小簡啟劄各取舊志遺文以見
體式而證以事實雖其書近俚俗亦可備膚淺者之一
助云王氏類苑王元美編

韻書

按韻本乎聲聲之自出有唇舌齒牙喉之異有輕重清
濁陰陽之殊其播為音也有宮商角徵羽之辨五音以

分四聲以定焉故有文即有音有音即有韻魏李登有
聲韻之法晉呂靜仿之為韻集五卷韻學自此始以聲
切韻隋中書郎周顒作四聲譜梁沈約作切韻隋陸法
言撰唐長孫納言箋註陳氏曰此韻書所由始也于是
有音同韻異若東冬鍾虞之類斷斷不可相雜非惟古
書未有漢魏亦未之有也又泱祭鄭氏曰切韻之學起
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謂之婆羅門書其後
有僧守溫撰三十六字母圖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
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者
四聲也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釋氏以此學

為小悟學者誠不可忽唐孫愐以陸法言切韻為謬增字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更名唐韻約減萬餘字名廣韻宋宋祁等奉詔修廣韻丁度等較增萬餘字詔名集韻又度等奏言今添字既多與梁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乞別為類篇與集韻並行至熙寧中司馬光始上之大約以說文為本宋吳棫撰韻補轉叶諧音古韻至此乃有成書朱晦菴多用其說于詩傳楚辭註元黃公紹作韻會每部俱從三十六字母陰時中時夫兄弟製韻府一書刊削太甚僅從八千八百餘字明太祖詔宋濂等刊修洪武正韻分合多淆去古愈遠今所用詩韻實本之陰氏韻府按古詩不宜于近體當用宋之廣韻騷賦箴銘之類應用古韻者以吳棫為宗則得之矣又李巨來音韻策曰從其聲之始而抑揚曲折以引而長之則為音從其聲之所終而舒縮頓瀉以疊而應之則為韻故以音為父以韻為母而字出焉字者孳也音以父生之而韻以母成之者也生之者其辨難成之者其辨易乃易之中又有難焉者則非韻之難今之分韻為書以別其部者之自生其難也此數語最精切

書法

黃帝時倉頡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形

造為古文即蝌蚪書是也周宣王時太史籀取倉頡形
意損益古文為篆書十五篇稱籀書又曰史書今所傳
石鼓文是秦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即史籀所作
二曰小篆李斯趙高等所作大小篆並簡冊所用三曰
刻符施于符傳四曰摹印施于印璽五曰蟲書為蟲鳥
之形施于幡信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七曰殳書銘于戈
戟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改籀文省為此書行于官府
者按此乃隸之始也上谷王次仲以官獄多事苟趨簡
易乃因隸書而作八分按隸書即今楷書也歐公即以
隸為八分過矣漢章帝時杜操善草書帝令其上表亦

作草書謂之章草後張芝變其法字之體勢一筆而成
後漢劉德昇為行書蔡中郎見役人以墜掃成字歸而
為飛白書懸針垂露漢人六體之一也轉宿書象蓮花
未開司馬子章作花草書始于齊武帝觀落英茂木為
之晉王羲之始學衛夫人書及見李斯及鍾繇蔡邕書
始知學衛書徒費年月遂師衆碑學習又鍾繇弟子宋
翌為三折筆法羲之上承字八法唐歐陽詢初仿右軍
書後遭勁過之其書有八訣太宗曰虞世南亡後無人
可與論書魏徵言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即
召侍讀按世南書法本于智永與褚河南楷隸先後名

家為世所寶鄭奎陽曰顏平原書法與右軍迥別然昔人推為右軍正派不得平原書法者不能入右軍之門又李后主曰顏魯公書端勁有法而無佳處如叉手並脚田舍漢耳張芝為草聖崔瓊為草賢衛瓘得伯英筋索靖得伯英肉至張顛懷素而觀止矣宋人工書者推米元章為獨得獻之筆意君謨資格最高稱宋朝第一元人書以子昂為最虞集應節次之史稱子昂真草篆籀行書皆妙絕天下明詹孟舉兼歐虞顏柳之法楊文貞謂明朝大字希原當為第一其後如祝枝山文徵明陳子兼董玄宰各自成一家而董稱最嘗自贊曰吾松自陸機陸雲創于右軍之前遂不復繼響二沈及張南安陸文裕輩稍振之都不甚傳世為吳中文祝二家所掩以空疎無實際故予書則屏去諸君子而自快不欲爭也以待知書者品之唐李陽冰論書法曰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鍾繇亦言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唐太宗曰心神不正則邪氣志不和則顛

文體

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流出文便是道又曰前輩文字皆于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于枝葉上粉澤耳又曰賈生文質

實仲舒文緩弱東漢文更不如漸漸趨于對偶凌夷至三國兩晉文氣日卑直至韓文公出來方做成古文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闕做去即子厚亦有雙闕之文嗣後文益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方力矯其習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多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衰雜又曰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柳文亦高古但不甚醇正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然歐文鋒刃利平淡中却自美麗有不可及處老蘇文甚高但議論忒乖角東坡文宏闊濶翻成大片袁將去他裏

面自有法然其文已不及老蘇黃門更不及東坡曾文之不及歐者是紆徐曲折處也然其文自謹嚴其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又曰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劉子澄曰本朝文章只有四篇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宋張方平上言文章之變與政通設科取辭藝所以質其中之所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正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屢下詔書戒飭學者樂于放逸罕能自還嘉祐中進士習為鈎章棘句寔失渾厚歐公知貢舉痛裁抑之自是文體亦少變東坡擬進策曰科場

之文風俗所繫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
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
人衰微則國隨之理宗御筆付知舉官曰經學欲其深
純辭章欲其典則言惟合理策必濟時毋以穿鑿掇緝
為能毋以浮薄險怪為尚朱子曰文字自有天生成腔
子古入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 按時文之作或謂
昉于安石非也唐初試進士時策五道大經一貼其制
正與今合宋熙寧中以經義試進士者蓋安石欲行其
新經耳其實非自宋始若夫書之從朱子章句集註者
自洪武甲子始也儒臣胡廣楊榮之纂修大全而會通

于一說者自永樂丙申始也嘗曠覽有明二百八十年
間如洪永二朝之文人但知其簡樸不知亦有雕刻者
故宋景濂論文即有四瑕八冥九蠹之戒正之者其黃
太常薛文清諸君子之力乎正景天三朝但知為醇雅
不知亦有浮靡者故俞廷輔上言士子記誦虛文實才
無一二乃下詔遍諭天下正之者如邱文莊商文毅諸
君子之力乎成弘二朝但知為深厚不知亦有夸麗者
故東劉主己丑試有馳騁文詞之憂其後每科試錄必
痛言文體正之者其王文恪錢鶴灘諸君子之力乎正
嘉二朝但知為弘博不知亦有奇僻者故科臣有近者

異學之徒以陸九淵為簡捷以朱熹為支離宜嚴禁以正士習之疏正之者其唐荆川瞿文懿諸君子之力乎隆萬二朝文名日盛然在先則有傀儡變相江河橫流之誚在後則有拾殘潘綴裂繒之譏正之者其鄧文潔湯若海諸君子之力乎天啟崇禎之文或子或史竒正間出而終流于離正之者其金正希張西銘諸君子之力乎總之明初之文淳厚簡樸多似說書至正景而已一變成弘以後精深博大如日中天則更一變慶曆益趨纖巧則又一變啟禎時文放恣新奇則更一變蓋嘉隆以前以經為文文與道合為一嘉隆以後以文為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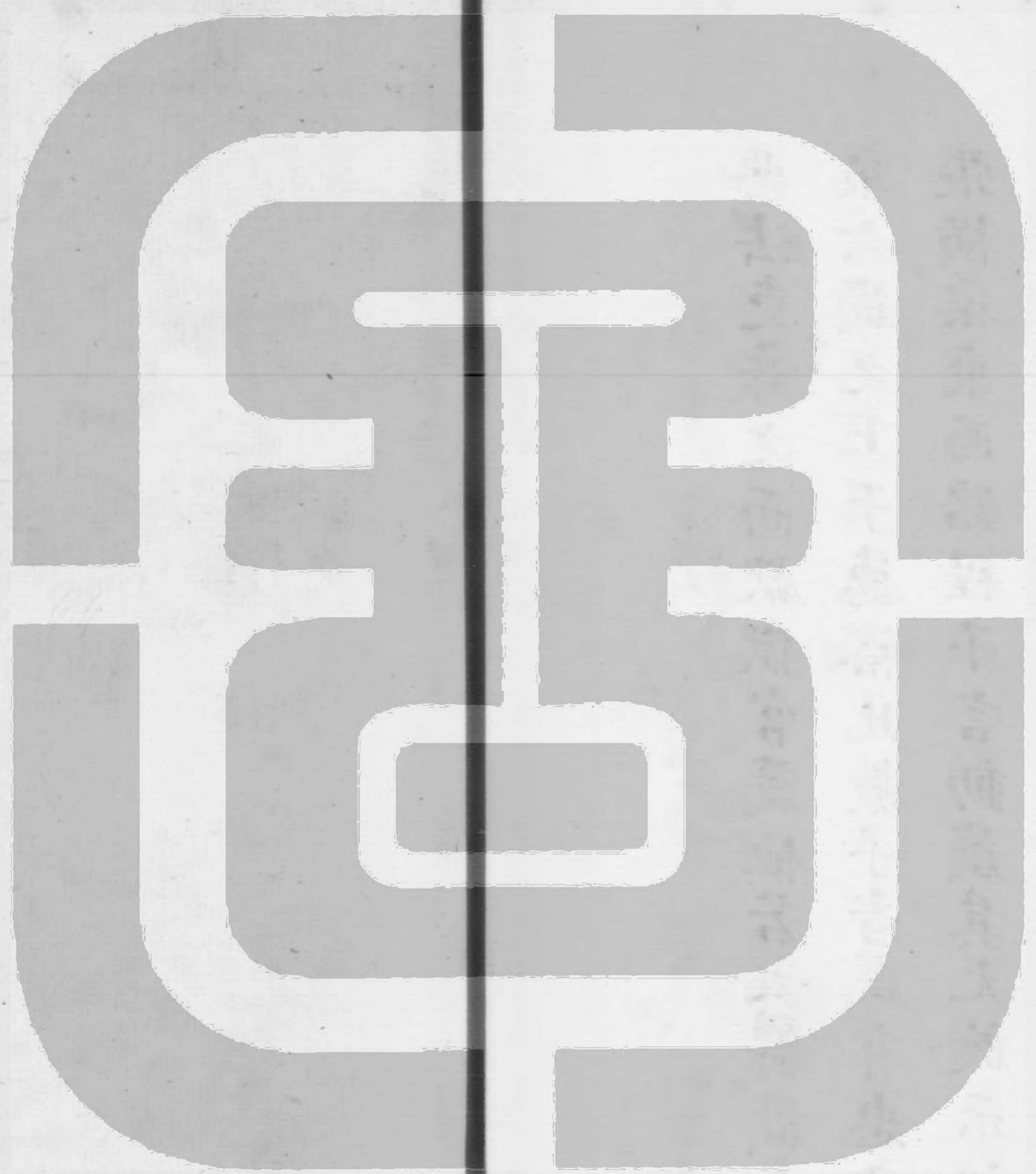
與道分為二也正文體者其亦正人心正學術而已矣

箴銘

按陸士衡云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其箴銘之體乎乃其流源之所自來則本乎古聖人兢兢業業之心有可得而述者焉自湯日新著銘以來武王丹書受戒几杖盤盂以及刀劍戶牖各著其銘周廟金人之銘三緘其口垂戒深切而桓廟歌器之設虛則歌滿則覆雖無銘文而古人箴銘之意已寓焉正考父之鼎銘三命滋益恭是孔氏家學源流之所自也晉叔向云讒鼎之銘曰味爽昧顯後世猶怠聖賢惕厲憂勤之意常形

于惟日不足之間而衛武公賓筵抑戒伊訓所載三風十愆夏書所記五子之歌洪範所傳皇極之敷言其體或近箴或近銘要皆箴銘之源流也然古人之銘亦有不拘一者如禮記所紀衛孔悝之鼎銘大雅所云作召公考而勒策命于其上與夫旂常有銘功之典則銘之為文又用之崇德報功其體固有不同者與至秦漢以下箴銘亦紛然矣班固之燕然山銘也崔瑗之座右銘也張孟陽之劍閣銘也陸佐公之刻漏銘也劉禹錫之陋室銘也體裁風格與古為近至于韋承慶當太子監國而進諭善箴白居易患穆宗畋游而進虞人箴裴諝惡法吏舞文而獻獄官箴他若太醫箴之奏于公綽丹宸六箴之上于德裕此數子者咸有忠君愛國之心而張橫渠東西銘程子言動箴其尤啟示秘鑰而警言天下萬世之聳聵者與

述聞類編卷第五



这层新纸五

